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六十二回 主辟老黃石點頭 婢辟佛藍田擊節

難兒暗忖：素臣精於《奇門遁甲》，數學通神，他說的那床下刺客，就是明驗；莫非他已知奴底裡，故作此令？欲待說明心事，許多人面前，羞答答怎生出口？心上真如亂絲裏縛，熱鐵烙燒，突突地跳一個不住。鸞吹道：「二哥這令，與四姐同中有異，我們若胡亂說來，又被晴霞捉了破綻去也！二哥再說一個，宣一宣令看。」素臣笑道：「那裡有甚深意？我且再說一個，與你們聽者。」因又念道：「一人自成人，二人便成從；因甚樂相從？子張雲；於人何所不容。」難兒見素臣復肯說令，暗忖：他有心無心，全在此令。低著頭，一心諦聽，聽到末句，又驚又喜，愈覺害羞，那低下去的頭，便再抬不起來。鸞吹等正待和令，冰弦來請素臣，難兒便如飛去了，素臣亦慌忙下樓。

鸞吹等一齊起身，到安樂窩，只見水夫人及田氏、文嫗、紫函、玉奴，俱笑得眼睛沒縫在那裡。水夫人向素臣道：「你可寫一札，密致梁公。雙人、首公及何如叔，可曾聯捷？心真舉了異才，得了何官？都沒問你，故此喚你來的。你且看龍兒的面孔，倒引我笑了這一會。」鸞吹等都看那龍兒，見他穿著白綢衫兒，衫上勒著一個紅綾裹肚，赤著雙足，手上帶一副小金鐲兒，頂心半邊，留著一片胎發；盤著腿，坐在桌上，兩手撐定了腰膀，嗽著一張小嘴，板起面孔，皺著眉心，兩隻眼不轉睛的看著水夫人。素臣笑道：「這小奴才裝甚鬼臉？」鸞吹等都笑道：「小官官弄甚符兒？」文嫗道：「龍官合太太賭面笑哩，太太倒笑了好幾回，龍官倒嘻也不嘻一嘻哩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他丑臉不知做了多少，引得我們笑的不耐煩；又做出這個樣子，與我賭起笑來，玉奴、賽奴兩個，百般逗他，他連牙齒也不露一露兒。」於是鸞吹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俱來撮弄，百樣引逗。只嗽著嘴，皺著眉，總不得笑；反把引逗的人，個個都笑了。素臣道：「我有法子，叫他笑來。」田氏道：「有一個時辰了，許多人弄他不笑，那裡還有甚法子？」鸞吹道：「二哥若弄得他笑，妹子輸五兩銀子，給小龍打銀鎖兒帶；若不笑，二哥卻輸甚與妹子？」素臣道：「若引不笑，我就輸小龍與你。」鸞吹道：「我要他則甚？看著他，只好一日笑到晚，不把肚腸都笑斷嗎？」秋香道：「二相公把龍官輸給大小姐做女婿罷？」鸞吹脹紅了臉。素臣喝道：「胡說！」湘靈道：「秋香這話，或是先機；姑夫回來，姑娘服滿，若頭生就是女兒，怕不給龍官做娘子嗎？」璇姑道：「官人大是娘子的多，就不是頭生，也配得上。」素娥道：「相公說有法子引笑龍官，大姐們怎把這遠話打斷了？」素臣笑道：「真個有甚法嗎？且待我試一試看。」因向龍兒道：「做男女的，都要聽父母的話，不可違拗；我如今教你笑，你就該笑，方是孝順兒子！」秋香不等素臣說完，先插嘴道：「秋香只認二相公真有甚法，若是這樣法子，一百年還不得笑哩！」

水夫人也笑說：「玉佳敢是呆了？」鸞吹等都笑將起來。那知這龍兒兩隻小眼，看定素臣，就像懂得說話，等素臣說完了話，便嘻的笑了一聲。田氏等無不詫異，連水夫人亦以為奇。素臣笑道：「若不如此，非吾子也！」鸞吹此時口雖不說，暗忖：若果生有女兒，必當配之。素臣抱起龍兒，正待摩弄，忽想著水夫人所問之言，慌忙遞與田氏，躬身答道：「雙人等不知中與不中；心真得甚官職，亦未知道。明日叫文虛到縣中去，要邸抄來看便知。梁公密札，兒便去寫來，因母親吩咐且看龍郎面孔，竟遲誤了。」說罷，汗流浹背，見水夫人還是笑容，方始放心。水夫人道：「老三房姪孫，專賴我們接濟，現在不知如何拮据？須帶十兩銀子給他，轉托梁公代我們出名方妥。」田氏道：「吳江難得人去，周姪又苦久了，十兩銀子，怕不濟事？」水夫人笑道：「二姐、三姐都有些奩資，大姐又有東宮賜金，竟是貧兒暴富了；說的不差，可帶二十兩給他。」素臣領命，叫冰弦點燈，到外一間寫書去了。鸞吹心愛龍兒，就田氏手中接過來，溫存撫弄。湘靈向鸞吹耳語道：「大姐真個將來生出女兒，要給他做媳婦的呢。」鸞吹瞅了一眼。湘靈又逗龍兒道：「你若認這姑母做丈母，可對著他笑一笑。」那龍兒真個便笑，把兩個小眼睛，擠得沒縫，吃吃的笑個不住。湘靈咄咄稱怪。水夫人聽見，問：「是甚怪事？」湘靈述了一遍，大家都驚驚喜喜，以為異事。素臣寫完書，送與水夫人看過，伏侍上床，叫了安置，各人自去宿歇。

次日，未能、奚囊領了書信，分頭而去。素臣吩咐文虛，到縣中去取報抄全錄。自己按著日課，在片羽樓上看《左傳》，看到子產與裨灶論玉一段，歎曰：「天道遠，人道邇，真格言也！子產之學，埒於二程夫子，較勝於康節先生矣！」素臣正在論古，容兒稟：「東方太爺來拜。」素臣慌出迎接，東方僑讓至黃石軒坐下，說道：「弟前日聞先生正論，因久溺其說，錮蔽已深，竟茫然若迷，莫措一語。到家後，細把先生之言，反覆推究，合到老莊諸書，及平日靜中光景，才知聖人性命之學，與老、莊判然不同。但老、莊之言，本於黃帝，夫子答宰我，又以黃帝為五帝，朱子之序《大學》，亦以黃帝為繼天立極之聖人，今人皆以黃、老並稱；弟細究黃、老之言，實無異同，此其故何歟？」素臣謙謝道：「晚生芻蕘之見，乃蒙採擇，足感老先生虛衷淵度，可敬可仰，至黃老之辨，亦猶孔子之與老、莊判然不同；老先生之以為同者，特徇今世之所傳，而未窮其本耳。上古世遠人湮，所傳之事，如共工觸山，女媧補天，俱荒渺不經；故夫子刪書，斷自唐、虞。廣成、崆峒之言，鼎湖龍髯之事，皆後人附會。惟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，言醫極精，而調神服氣，葆精攝息之旨，通於老氏，然止以保生，而終其天年，未有久視長生之說也。故岐伯曰：『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飲食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，而盡終其天年。』與儒者謹身知命之學，尚未有悖也。況此二書，亦秦、漢間名醫所托。惟《左傳》有阪泉、涿鹿之事，其除暴救民之舉，同於湯、武，與世俗所傳廣成子無勞爾形，無搖而精，乃可以長生之言，亦逕庭矣。老氏之徒，懼其言不足傳後，故附於黃帝以神之；史遷尚能抑之，與韓非同傳，老先生何遽比之於黃帝耶？所謂天年者，人所稟於天之精神血氣，筋脈骨肉，足閱若干年歲，不能養者，賊而短之，能養者，全而終之，斯已耳；而欲求過之，不亦惑乎？」東方僑道：「然則長生不死之術，豈盡誣乎？古傳彭祖七百餘歲，老子至春秋時，亦數百餘歲，後世飛升屍解之事，更指不勝屈，抑又何耶？」素臣笑道：「孟子雲：『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』前人好為荒誕，後人皆以耳食，彭祖、老聃之年歲，何所考據？至後世飛升屍解，尤屬誕妄！使果有長生不死之術，彭祖、老聃雖至今存可也，又何以遽死耶？牛女，二星宿也，而有牽牛織女、七夕鵲橋之嚙語矣；天河，皆積星也，而有乘槎飲牛、拾支機石之嚙語矣。蘭香、張碩、雲英、裴航等事，皆文人浪子，有所私遇，或思之而不得，或再睹而無緣，或曲道其遇合之奇、情好之密，不敢直言其姓名，乃托於神仙以志之；一人倡於前，百人和於後，好事者復從而撮聚之，流傳之事，烏可信耶？飛升之事，同屬不經，世人亦從無一見。惟屍解一事，人競傳說，然既可解去，何必為屍？豈必欲借地之陰氣以蛻耶？則於陰氣一分不盡不仙之說，謬矣！豈慮骨肉之眷戀，假屍以絕之耶？則於塵念一毫不盡不仙之說，謬矣！故無論世無屍解，即有，亦為僵屍旱魃之類，豈足供達者一嘯乎？李翱之葬王野人削浮山偽記，足破屍解之妖妄，老先生豈未之見耶？」東方僑道：「弟向以老同於儒，又以黃同於老；今始知其異，皆先生之教也。老、莊之學，雖不足立人極而見天心；然藉以卻病保生，獨居而寡其過，亦有所裨，此所以理雖殊於聖人，而其教亦至今不廢也。」素臣肅然拱手道：「老先生此言，殊有關係，晚生不敢不辯。今所傳之黃帝、老、莊，黃主進，老主退，而莊主因，其意原不同，而總為聖教之蝥賊。不知其異於聖人，既趨之若鶩；明知其豈，復曲為之辭，幾何不胥聖人之徒而為老、莊之徒也！聖人之主靜無欲，豈不可以保生寡過，何假老、莊？且保生而生理已絕，寡過而過大難掩，老、莊之害人心也大矣！即得苟延殘喘，亦罔之生也，幸而免耳！況死生有命，老、莊亦斷不能免耶？吾儒靜中涵養，喜怒哀樂未發之中，使仁義禮智渾然具足，發時方能中節；若待既發而後求中，則無不違其節，過且叢集！而即此靜時，俾四端俱滅，其過已甚！故聖人之靜，靜一日有一日生機；老、莊之靜，靜一日有一日死氣。大禹惜寸陰，我輩當惜分陰，而顧以有用之心為死灰，以有用之身為槁木，以有用之歲月為飄風、為逝水，豈不可惜？孔子曰：『老而不死，是為賊！』其即老、莊之謂乎？至其教之不廢者，則由於陰陽之倚伏，關於氣運之乘除；天下治日常少，亂日常多，小人常多，君子常少，《易》之為道，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，故即師巫左道，蠱毒詛咒等術，與夫長生、白蓮諸邪教，亦世不絕傳。所賴有世道人心者，力持而廓清之，詎可稍存姑息之見乎？故平情論之，聖賢存天理，不肖

肆人欲；老、莊則不存天理，亦不肆人欲，似猶介於賢不肖之間，而逞其私意，造作邪說，滅絕五性，蕩廢倫常，以貽害後世，則其罪實浮於不肖！孔子惡鄉原，孟子辟楊、墨，蓋深懼邪說之中人心術，而禍人國家也！西晉談元說老，放誕禮法之外，朝野成風，遂致五胡之亂，其大章明較著者也！能言距楊、墨者，聖人之徒，老先生豈有意乎？」東方儒如夢方覺，如醉方醒，忙起身離席，連連打拱道：「弟沉溺於苦海者，已垂十年；今乃得援手而上，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老先生也！自此當發憤於孔、孟之微文，程、朱之正解；倘有所得，皆先生之賜也。」素臣惶恐謙謝，心服東方之虛己受言，彼此交重，重複就坐，酌酒論心，遂成忘年之交。嗣後東方儒研究性理諸書，有所疑闕，俱來就教；素臣剴切指示，一毫無隱。後來東方儒得成一代巨儒，皆素臣之力也。

東方去後，文虛從縣中取了邸抄回來，水夫人與素臣看時，見申心真特授行人司行人之職；首公與同縣屈明中了進士；何如、雙人俱做了下第舉子；大家又歡喜，又慨歎。難兒接過報抄，反覆看遍，然後送與田氏等傳看，不題。

難兒自從天繪閣中聽了素臣之令，認定素臣主意，越發貼心貼念，伏侍水夫人，真如孝順女兒一般，先意承志，竭力扶持，一切飲食起居，刻刻留心，下至巾裙廁，無不躬親澆濯，不辭勞苦，不避穢褻。水夫人心不自安，百般勸阻。難兒愈加承順，毫無倦怠。水夫人愛憐之至，只得也立一日課，少息其勞，令分日作三分：一分習武，一分讀書，一分照管水夫人起居。難兒苦辭不獲，方才依了。到習武之時，水夫人命玉奴、賽奴、小躉隨同習學，就在安樂窩後院，排鹿椿，立馬架，懸沙囊，豎箭垛，每日價操演。演了半月，到望春閣大較場去大操，素臣再為教導。各人武藝，一日長似一日，連秋香、冰弦、晴霞、生勝，都練出些力氣，看出些刀槍劍戟之法。容兒、錦囊每日跟著素臣習武，傳以運氣煉力之法，更易見功，雖不比玉奴等慣家，造就起來，也就是兩員小將了。正是：

一夫善射，百夫決拾；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；君子修身，齊家治國；其機如此，影響最捷。

不特武事如此，湘靈玩弄筆墨，晴霞亦解拈毫。生勝自幼伏侍鸞吹、素娥，原也略懂文義，古心、素臣作文賦詩，紫函、秋香是見慣的，記得幾首古詩，調得出平上去入；既有湘靈指教，又受晴霞薰染，便俱略諳吟哦。一日，田氏問候水夫人，見只有難兒在房，聽水夫人講「致知在格物」一句，難兒說：「格字當作格拒之格，物是物欲，格去物欲，便見吾心之真知，意乃可得，而誠與《易經》『閑邪存其誠』《論語》『克己復禮』同旨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閑邪存誠，克己復禮，俱是單刀直入、當下便斷的工夫，九二君德，顏子幹道，才可語此。九三便須學聚問辨，仲弓便須敬恕交待，況下此者乎？《大學》之道，必從窮理入手，故格物為第一義；猶《中庸》必從擇善入手，而以學問思辨為第一義也。不窮理，則心如無心之稱，無真知矣，意安得而誠？故欲誠其意，必先致知；欲致其知，必先格物。格得一物，即致得一知；事事真知灼見，不同禪理支離恍惚。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久自豁然貫通，知無不致，意乃可得而誠。如以為物欲之物，格拒之格，則未有窮理之功，安識理欲之辯？必有以欲為理，以理為欲，而當拒不拒，不當拒而反拒者矣！四姐當悉心體驗程、朱之說，勿以私智小慧，求奇而立異也。」田氏與難兒聽了，都如撥霧見天，贊歎不盡。難兒更自愧其失言。田氏怕水夫人口渴，要叫丫鬟去取茶，卻無一人在房，因走到璇璣樓下，問璇姑道：「大妹，紫函、冰弦可在樓上？」璇姑與湘靈正在同繡一條裙，趕六月二十四，要送與素娥做生日禮兒，聽見田氏聲口，雙雙接下樓來道：「大姐樓上坐。冰弦曾上來一會，就同著晴霞下去了，敢在太夫人那邊？」田氏道：「婆婆那裡，一個也沒見，這裡有茶，可叫小躉拿壺去，怕婆婆講書口渴，奴自去尋他們。」璇姑忙叫小躉拿茶，同著向安樂窩去。湘靈便隨同田氏，尋到素心閣來，卻打瀟湘閣邊經過，湘靈道：「那不是他們笑聲！」

兩人悄悄走去，見許多丫鬟，多聚在閣邊後院，一座大葡萄架下，石台上擺設紙筆，在那裡做詩作耍。湘靈做個手勢，叫田氏不要驚他，走近窗邊，在■眼中一看，卻是紫函、冰弦、秋香、晴霞、生勝五人，正在那裡講朱、陸異同。冰弦說：「朱子是靠實做去，做得一分，就有一分；陸子是憑空想去，想得十分，實沒一分。朱子就像紫函姐做針指，一日有一日生活，實實落落，做將出來；陸子就像秋香姐想讀書，成日說要做女才子，趕上三姨娘，卻東扯兩句，西拽一頁，一本書也沒讀得完。」秋香道：「我怎沒讀完一本書？你敢和我背《詩經》嗎？」冰弦道：「你《四書》沒曾讀熟，就喜歡讀《詩經》，哩哩的，念那『關關雎鳴』，就是陸子靜的後身了。讀書先要從《四書》讀起，太太說的，只《論語》上開頭一句，『學而時習之』，便終身用之不盡。朱子會讀《四書》，故重學；陸子不會讀《四書》，故輕學。你《四書》不講究，先喜《詩經》，就是病根了！」秋香道：「朱、陸異同，講你們不過；敢和我講辟佛老嗎？」紫函笑道：「二相相對下等人說的幾句話，你聽些在肚裡，就自負不信邪教，是個道學先生。你究竟知道佛是怎樣的？老是怎樣的？我與紫函姐也不信佛老，卻不像你開口說辟佛辟老。」生勝道：「太上老君、釋迦牟尼都是聖人，只不如孔子些罷了，怎好辟起他來？」晴霞道：「我只敬重觀音，別的就不在心上。」秋香笑道：「你們兩個都是邪教，若被二相公聽見了，都要打殺。」晴霞、生勝都不服。秋香道：「你兩個可想父母？」晴霞、生勝俱道：「做了一個人，那有不想父母的？」秋香道：「可又來，佛老就把父母棄去，尋別人做師父，良心不是喪盡了？」晴霞道：「一子出家，九祖昇天，佛教不為世俗之小孝，以成大孝，你那裡知道！」秋香道：「晴霞妹，你枉自讀了許多書，吟詩作賦，出口成章，卻心裡懵懂，做了有目之盲！天是一股氣兒，升到那裡去，掉下來，不跌做肉醬麼？」晴霞道：「西方有極樂世界，成佛作祖的，都向那裡自在，不受輪迴之苦；你休誹謗他，將來到地獄裡去，敲牙拔舌起來，才是苦哩！」秋香笑道：「人死則肉消骨化，有何牙可敲？何舌可拔？地獄在啥地方？何人去過？這都是嚇唬人的話，怎便信他？」晴霞道：「有命不該絕，從地獄裡放還陽世的，有冤冤相報，被閻王叫去質對案件的，有在地獄受苦，托夢家中討薦度的，怎說沒人去過？」秋香道：「這都是和尚造出來的話，即真有一二，也是人心信邪，妄夢妄見。二相公說的，司馬溫公雲：『佛教未入中國以前，何無一人夢入地獄，見所謂十王者？』可知是假的了！我從前也和你一般見識，後來日逐聽太太二相公議論，心裡就明白了。你不見我遇著叫化子，有飯就飯，有錢就錢，都肯捨給；到了尼姑和尚，便一個小錢不捨，就是惱著他不孝順哩！佛經上說佛菩薩神通廣大，誓願普度眾生，他為何不叫世人到西方極樂國去看一看？大家便死心塌地的信他，單管只說那沒影子的話兒。」田氏、湘靈，初聽丫鬟們講論朱、陸異同，暗忖：不知說出甚笑話來？不意冰弦所說，雖是粗淺，卻頗有個道理。及聞秋香辟佛，不覺擊節稱賞道：「看這秋香不出，倒有一片孝心！那般議論，雖不能中佛要害，蠻劈柴的斧兒，卻頗結實！」田氏正與湘靈耳語，卻被生勝耳尖聽見，探頭一望，扯了晴霞一把，把嘴一啣，如飛跑過那邊。晴霞回頭過來，嚇得面上失色。秋香等一齊看見，脹紅了臉。走將進來，田氏吩咐，收了筆硯，將紙上所寫，都拿到閣上。秋香忙搶一紙，要藏入袖中，被田氏喝住，也拿了出來，轉至閣上看時，一首是秋香筆跡，《詠燈下美人》：

低頭無語笑吟吟，斜剔銀燈半掩身；鈕釦未鬆愁露體，怕教侍女看羞人。

田氏笑道：「燈下美人，怎做成一個脫衣欲睡的女子？笑吟吟，是小唱上的話，既要掩身，又剔那銀燈則甚？末句更晦。秋香東塗西抹，時常把墨吮在嘴上，烏嘴烏舌的，原來甚是平常哩！」秋香脹紅了臉，谷都著嘴，總不做聲。又看一首，《詠月下美人》，是冰弦筆跡：

冰姿欲與素娥爭，偶向風塵著此身；除卻梅花誰是伴，清光獨步一佳人。

田氏道：「犯了二姨娘名字了，雖是臨文不諱，以後還該留心！」湘靈咋舌道：「冰弦好自負喲！目空一世，連我們都一筆抹倒了也！」冰弦惶恐道：「冰弦隨口亂道，有甚寓意，三姨娘休錯疑心！」秋香不服道：「冰弦說欲與素娥爭，就該脫去風塵了，怎接句又向風塵？與秋香的剔銀燈，同是一病，怎三姨娘獨謬獎他？」湘靈笑道：「你總是不肯虛心，冰弦是倒裝句法，古人絕句，十首中有六七首是倒裝的；因詩只四句，一順說了，易到平行，故每用倒句，以逆其勢。你慢慢的想去便是了。」因又揭過一首《池畔美人》，田氏道：「這是紫函的，必有可觀。」湘靈念道：

「透水芙蓉為寫真，亭亭獨立認前身；游魚自惜傾城貌，啜唾池邊不避人。」

田氏、湘靈俱加贊賞。湘靈道：「紫函虛心，奴可饒舌，若細推敲起來，傾城嫌不甚合色，而翻去沉魚一意，卻是獨開生面，居然作手，壓卷無疑矣！」田氏道：「壓卷自然還是晴霞；紫函沒曾專心。」湘靈道：「晴霞雖有些小聰明，卻不比紫函沉靜，怕

還趕不上冰弦哩。」因又揭起一首《簾內美人》來看：

國色天香看未真，湘簾彷彿現全身；春風一陣吹開去，方識其中有玉人。

湘靈笑笑。田氏道：「生勝年幼，雖有矛盾處，卻算虧他；略加修飾，便可斐然成章矣！」因看末一幅是《鏡中美人》，卻有兩首詩在上。田氏笑道：「晴霞賣才，獨自兩首。」秋香道：「後面一首，那裡是詩，是晴霞放的屁兒！」田氏等看第一首時是：空中著色是天成，妒女猶憐幻裡身；栩栩未須呼欲出，雙泓秋水看何人？

田氏擊節歎賞道：「我說晴霞壓卷，三妹請看，還有誰人比得上來？」湘靈心裡也覺這詩做得空靈諦當，因是自己丫鬟，不便稱賞，道：「虧是虧他，也與紫函、冰弦相仿罷了。」因復看第二首時，是：

莫道圓冰不用情，商量難與露全身；替他遮過鯁魚腳，半截看來是美人。

田氏道：「晴霞這丫頭，笑誰大腳哩？」秋香指著冰弦及晴霞道：「他夫妻二人，嫌秋香腳大，常時嘲笑的。」湘靈罵晴霞道：「秋香的腳，也不為大，你做這歪詩笑他？以後再是這樣輕薄，定要打了！」田氏道：「你們方才笑聲，就為這詩嗎？」生勝道：「不是，是秋香講論朱、陸異同，說譬如走路，朱子是從地下一步步走上天去，陸子是從天上倒撞下來，大家都笑起來的。」

田氏、湘靈聽了，亦俱失笑。正待根問紫函、晴霞、生勝三人曾否講論朱、陸異同，只聽文姬聲音，連喚「三姨娘」，似有緊急之事。湘靈吃了一嚇，忙迎到胡梯口來。正是：

賢女生來猶向外，頑妻嫁去亦從夫。

總評：

難兒之令，不特在席三人俱遵令而說，並闖席之鸞吹亦說。素臣之令，則無一人更說，自己卻連說三令。變幻極矣。而從此戛然而止，尤為得法。難兒聽至二令，已拿定素臣之意，但自覺羞慚而已。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。此為變中之變。

龍兒賭笑，固為結姻伏脈，亦緣前此數回，俱攢寫素臣閨房之樂。若但及妻妾而不及子，便成缺典，故以賭笑例之。

子產之學，埒於二程，勝於康節，乃就瑾玉一事而言。而二程之勝於康節，固實分於天道人道也。伊川最不喜康節數學；明道略考便知，知後即忘；康節喜而不能忘，所由遜於二程也。素臣數學不下康節，而不喜任教，但不能忘耳。然則素臣之學，其在二程康節之間也歟？

此與東方不過分別黃老，其以《素問》辟之者，以《素問》亦俗傳為黃帝之問也。黃帝稱歧伯，為天師；而歧伯之言，知道者不過「盡終其天年」，一切長生久視之說，更從何處著腳？辟屍解最精，即以其矛還攻其盾，而其說立破。

素臣肅然拱手一段，最為關係。非具足辟邪本領、救世苦心者不能。不知其非，既起之若驚；明知其非，復曲為之辭，幾何不胥聖人之徒而為老莊之徒也？宋儒於老子，不知其非者七八，知其非者一二；知其非而不復曲為之辭者，蓋戛戛乎其難之。

聖人之靜，靜一日有一日生機；老莊之靜，靜一日有一日死氣。此儒老分水犀也。太極圖說，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，若截去「仁義中正」句，而但言主靜，即老莊之邪說也歟？

論致知格物，難兒見解頗福，非水夫人以平實之論折之，便是陸王一家學問。今日為此說者眾矣，盍讀此書而細商之？